解放日報

第四四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四日 今日出版一大張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半年卅二元 全年六十元 每月六元 零售二角 本期

綏德文協主編抗敵書店發行

青苗月刊徵稿啓事

一、本刊基本讀者爲陝北青年學生（綏師、米中與高小學生）、小學教師及一般中下級幹部。
二、每期字數定三萬（過必時可增至五萬）。
三、包括內容如下：
1、研究性專文，討論每月發生的實際問題。
2、一般讀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學史地、時事、政治、經濟等常識，以小品文形式寫出者。
3、歡迎詩歌、小說、散文、劇本、木刻、歌曲等作品，以反映陝北農村、工人、戰士與學生生活爲主。
4、設「讀者習作」欄，專門登載小學教師、青年學生及參加下層工作同志的習作，並附編者意見與批評。
5、設「通訊」或「問答」欄，由讀者提出問題，編者分別解答。
6、譯稿亦所歡迎，須附寄原文。
以上各項，每篇以三千字爲準。文詞力求淺白、通俗、大衆化。
四、稿酬：「讀者習作」欄，每千字三元，「通訊」或「問答」（每千字二元，其他來稿每千字一律八元（木刻以幅爲單位）。特約稿報酬格外從豐。
五、來稿寄：綏德分區文協轉青苗編輯部收。
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綏德分會謹啓 七、十九

公立米脂中學校招考高中班新生廣告

一、名額 高中班一年級，男女新生五十名
二、資格 初中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
三、報名日期 八月一日（古曆六月廿日）起考試前一日止
四、試驗日期 第一次 八月五日（古曆六月廿四日） 第二、 八月廿日（古曆七月初九日）
五、試驗科目 國語、數學（代數，平面幾何）、英語、中外史地、理化，口試，體格檢查
六、特遇 （一）、學雜體育等費一概免收 （二）、每人每日津貼小米一斤三兩，菜洋二角四分 （三）、書籍、制服、講義、及應用文具等，概歸學生自備 另外每人每月發津貼洋一元五角

頓河河曲處 蘇擊退軸心攻勢
齊姆蘭斯卡雅戰鬥日烈 紅色空軍晝夜襲敵渡橋

【路透社莫斯科三日電】莫斯科廣播電台廣播真理報社論稱：南部情勢已愈益嚴重複雜，威脅我國之危險亦已愈益尖銳，德軍雖損失戰重，但仍繼續向高加索進迫。爲破控敵人之計劃與保全南部之富源，吾人必須粉碎敵人之壓力，並掃蕩敵人之隊伍，吾人必須流至最後一滴血，以保衛每一區域，吾人必須使敵人難以穿越每一山谷、田野和每一河流，保衛每一寸土地，係吾神不可侵犯的事業。每一蘇軍戰士一息尚存，必須作殊死戰，不成功則成仁，亦不稍退。

【路透社莫斯科三日電】六月來，德羅意及匈牙利軍企圖向斯大林格勒前進，已爲紅軍擊退。昨日德國空軍會數度襲擊頓河河曲蘇軍陣地。在頓河以南，齊姆蘭斯卡雅地區，數十次接觸日以繼夜，德軍以小隊部隊強渡頓河的企圖已爲蘇軍擊破。在庫斯契夫斯卡雅，薩爾斯克前綫，葉雅河和馬尼赤二河之間，德軍壓力仍甚重大。

【合衆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攻擊機日夜在齊姆蘭斯卡雅前綫轟炸，將敵人架在頓河上之浮橋逐一破壞。頓河渡口處之戰鬥益趨劇烈，敵人在不斷轟炸與炮擊下，以加倍之努力企圖在許多地點突破。蘇聯飛機盤旋於頓河上空，敵人之浮橋一經架起，馬上即遭轟炸。另一機隊日夜轟炸頓河北岸敵人之步兵集中地點，以及驅動於河岸上尋找渡河地點之重要支隊。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情報局八月二日黃昏公報稱：八月二日我軍與敵激戰於克利特斯卡雅，齊姆蘭斯卡雅，薩爾斯克，庫斯契夫斯卡雅地區，其他陣綫無重大變化。

於克利特斯卡雅地區，我軍擊退敵軍之進攻，且於反攻中予敵人力上及軍火上以重大損失。我方某坦克部隊擊退敵方之坦克及步兵，毀敵坦克七輛，反坦克炮六門，擊斃德軍官兵四百。於克利斯特卡雅南部地區，德軍侵入我某部防綫之側翼，然而紅軍正毫不動搖的，鎮靜的擊退着敵人的進攻。同時，我軍數部殲滅了突入防綫之希特勒軍，一日之戰鬥中，於此陣綫斃敵官兵九百餘人，擊毀之德軍坦克八輛，燬毀之坦克七輛遺留於戰場。

於齊姆蘭斯卡雅地區，我軍與已南渡頓河而對該城威脅之德軍繼續戰鬥。於某陣敵步兵在坦克配合下向我陣地進攻。希特勒軍之進攻被我擊退。於此戰役中德方損失坦克六輛，被擊斃官兵三百名。德軍坦克及步兵數度激烈的進攻進行於庫斯契夫斯卡雅地區。德方損失坦克八輛，大炮十一門，迫擊炮十七門，並斃敵官兵約七百名。於薩爾斯克地區，我方大炮及迫擊炮火力擊毀敵坦克十二輛，我方高射炮擊落敵俯衝轟炸機三架。

沃羅涅茲前綫 匈軍進犯被擊退 紅軍穩固佔領陣地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於沃羅涅茲與敵發生數次的遭遇戰，作戰於頓河兩岸之我方某部，爲匈牙利軍所攻擊，形成猛烈戰鬥，敵人進行三次進攻，但遭受重大損失，並已全部撤退。

【塔斯社前綫二日電】在沃羅涅茲地區的紅軍，正穩固他們佔領的陣地，以大炮及迫擊炮互相轟擊，具有局部重要性的戰爭，僅在某些地區進行着。蘇軍斥堠隊均渡過頓河西岸，並伸入敵軍防綫，紅軍士兵擊斃德軍斥堠隊官兵數名，並捕獲一些俘虜。晚間在頓河西岸，敵軍兩營襲擊我防衛渡河的隊部，紅軍士兵勝利地擊退敵人襲擊，並使德軍在人力與軍用物資方面遭受巨大損失。八月一日早晨，法西斯以坦克的支持反攻，但強大的敵人坦克部隊均被迫後退，而步兵也被擊散。我軍某部擊毀德軍機關槍巢七十處，追擊炮陣地一處，及掩護軍火的僞裝一處，並消滅約一個步兵連與一個兵中隊，蘇聯軍隊正繼續襲擊敵人後方，破壞他的裝備與交通。七月三十一日，我空軍在某火車站擊毀敵人裝載軍火與大量軍需品的火車一列。

社論 報紙和新的文風

建立新的文風，是整頓三風中的一件大事，同時又是報紙、和報紙有關的一切工作者應當首先來倡導的事情。

我們已經知道報紙不僅是報導消息，而且要作爲建設國家、建設窩、改造生活的銳利武器。要把我們這偉大時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騰的生活反映到報紙上來。改好的大家讚美，大家學樣，壞的大家批評，大家引以爲戒。但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任務。過去一般人們對於報紙的認識並不是這樣的。舊的傳統是：報紙只談上層人物的活動，或者登載僅供消遣的社會新聞，至於深入廣大羣衆的生活中去，則是少有的。因此，報紙只是報館工作人員的工作，讀者對它的幫助是很少的。現在已經到了徹底改變這種濃厚的舊傳統觀念的時候了。要使報紙成爲我們改進工作的工具，就要使報紙的工作帶着濃厚的羣衆性；每個機關、每個部隊、每個鄉村、每個學校、每個工廠，都有報紙的通訊員、撰述員、熱心關切報紙的人。報紙上的消息、通訊、論文要靠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大家來供給，然後報紙的內容才能充實得起來。

不僅要積極地熱心地來寫，而且要寫得好，寫得生動活潑，能夠吸引讀者。如何從事這樣寫作，如何來建立新鮮活潑生動有趣的文風，這是報紙的每個工作者、每個通訊員、每個投稿者都要注意研究的問題。

在文字風格方面，報紙今天所碰到的困難是什麼呢？報館每天收到不少的稿件，但這些稿件中許多是不能用的。就是登出的，也不一定全好。我們有流血的戰爭，我們有各種富於生命力的建設。大地的面貌在改變着，人的面貌也在改變着。寫作的材料是無窮的。但另一方面，好的稿件卻是很少。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是太多了。寫鋤草一定是從下雨開始。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黨外人士補進。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但有缺點。寫敵後戰爭，一定是掃蕩、反掃蕩、經驗教訓。寫什麼都有什麼一套。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印好現成文章，寄到各處把人名地名填上去，豈不更省事麼？這雖是挖苦話，但從此也可看見我們的文字，急需改革到什麼程度了。

有人要問：那麼，究竟什麼風格才算好呢？應當學習什麼樣的文體呢？

新的文風，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凡是動筆之先，腦中先有了一個格式，那一定要寫成「八股」。生動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縛住了。新鮮活潑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畫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是第一要事。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必須研究它的結構，但任何好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自己的結構，應看每次是說什麼話，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縫師，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寫文也一樣。不公式化，就可少點「八股」氣。這是使文章寫得新鮮活潑的一個重要條件。

無論什麼文章，最要緊的莫過於內容，而內容要有新的東西。幾十字的消息，或幾千字的通訊或論文，都是一樣。既然提筆寫作，那麼必然是有什麼話非告訴別人不可。如無此種必需，那又何必寫作呢？寫文應如給朋友寫信一樣。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語調。給朋友寫信，不能按照別人的信照抄，寫文也不能抄襲別人的意思或詞句。已經講過的再來重複，就有類於鸚鵡學話，別人是不高興聽的。好在我們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只要能鑽進生活內部來觀察，來尋找，那麼，新材料是寫不完的。

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時又要寫得具體細緻。我們常喜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但這些籠統的空洞的話常使人摸不着頭腦。譬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進步，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樣，現在做工作是怎樣，以前看問題是如何，現在看問題是如何。用抽象的話來說，就好像霧中看人，若見若不見。用具體的話來說，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聽見人的聲音，使人覺得真切實在。但要寫得具體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體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輪廓的，漫畫般的觀察，而對於自己所要寫的事情，有仔細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辦到。

要寫得具體深刻，還須要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些。我們常有一種壞習慣，喜歡定大題目。題目大了，範圍也就多了，內容也就複雜了。假如自己對於問題沒有真知卓見，自然就要拿別人的舊話來湊數。這樣不就成了萬金油八卦丹之類百病皆醫而又一無所醫的東西麼？這樣又怎能使文字寫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無生氣呢？如果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一些，則自己要說明的問題，既容易使之突出，同時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到。這又是建立新的文風所要注意的。

說話的對象是誰，這也是提筆以前首先要弄清楚的。對一種人，有一種話。上什麼山，唱什麼歌。我們要知道聽話的是什麼人，他們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麼，想着什麼事情，喜歡什麼，討厭什麼，然後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動他們的心弦。報紙的讀者一般是固定的。但每篇作品，也還應有其比較特殊的對象。寫作的時候，應當設想好，像自己是在面對着自己的讀者說話，那樣，我們的話說出來，就會親切有味，而不會隔靴搔癢、枯燥無味了。

總結一句：要充實報紙的內容，要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什麼材料，一是用什麼語言來寫。我們還不會從豐富的羣衆生活中去掘發材料。我們還沒有認真去接近羣衆生活。我們還不善於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去發現羣衆生活中的新的事情。我們還不善於搜集片斷的談話、零星的事實，加以組織、醞釀，變成自己寫作的題材。因此，寫作的材料，是應當而且只有從羣衆的生活中去求得的。至於語言，當然不是說堆集使人頭昏的形容詞之類。問題在於我們的語言，常常太單調、太枯澀，難以恰當而有力地表達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而語言的技巧，對於宣傳是有極重要的作用的。要使言語豐富，必須學習民衆語言，必須多讀好的文藝作品。這是作文字活動的人必須致力學習、致力鍛鍊的。

建立新的文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這是長期學習和工作的過程。有些人草率從事，寫作之前，既不仔細研究，寫作之後，又不慎重修改，稿紙寫完，萬事大吉。這是不對的。另外有些人因爲新文風尚未建立，就擱筆不寫，這也是不應當的。須知利用報紙，爲報紙寫稿，是每個黨員和黨外朋友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廢除黨八股，建立新文風，只有在不斷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達到。

德軍損失慘重 一週內 空軍損失二八六架 陸軍傷亡十八萬餘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公報未予以詳細報道，在南路全綫，根據不完全統計數目字，德軍在過去一週被斃命者六萬名以上。德軍傷亡總數據估計約有十八萬名，僅以庫斯契夫斯卡雅至薩爾斯克前綫而論，在過去五天中，斃命之德軍在二萬以上。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七月後半月蘇聯空軍作戰的結果：德軍損失坦克一千[illegible]十六輛，解載軍隊及物資的卡車四千二百四十輛，軍火與油儲藏庫五十一所，及巨大數量的人員。猛烈的空戰在頓河上空進行，我空軍人員轟炸正在渡河的敵軍，並使敵軍機械化部隊與集中在西南的步兵遭受打擊。在沃羅涅茲區，蘇聯俯衝轟炸機及戰鬥機，在一日中擊毀敵人坦克六十五輛，卡車三百六十輛，並擊斃德軍官兵約一千人。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情報局八月二日黃昏公報稱：至八月一日之一週中，在空戰中，對機場之轟炸及高射炮之射擊，我毀敵機二八六架，在同期中，我損失飛機二零一架。

閩江口外敵滋擾

【中央社福州二日電】敵機一架前晨兩度飛長門，閩江口外敵艦一艘，同時開炮卅餘發轟擊該地。昨復有敵機一架，飛閩江口投彈。

美當局允許 中國海員登陸休假

【中央社華盛頓一日電】司法當局於七月廿九日宣佈，允許在聯合國家船隻工作之中國海員登陸休假。彼等於美國各港，均備受當地華僑之熱烈歡迎。紐約商報載稱：美國已承認中國海員與其他國籍海員有同等權利，並承認中國對於聯合國家作戰力量之貢獻。該報並勸告中國海員勿輕易離職，並應遵守美國法律，繼續貢獻其能力於聯合國家之作戰。該報申述過去中國海員之所以離職，主要由於薪資過少，待遇不公，並表示希望此種情形，能獲改善。該報並希望此次之允許中國海員登陸休假，能爲在美華僑樹立完全平等之基礎。

【本報重慶訊】美國國務院已與司法部商妥，允許美國公私機關僱用中國籍學生，並委託華美協進社負責調查分配並介紹職業，在校經濟困難的學生，亦將撥款予以補助。聞中國在美讀書者，已達一千七百餘人，其中八百餘人係生於美國，爲美國公民，九百餘人係直接由本國赴美留學者。

建設西北 工程師聯合年會討論甘省府所提四專題

【中央社蘭州二日電】三日爲工程師聯合年會之第三日。三日上午，各學會分別報告會務，下午分組宣讀論文。凌鴻勛於上午四時之公開演講中，曾對西北交通建設問題，提出若干意見，結論西北交通當以鐵路爲先，而鐵路修建，非僅工程師單獨之責，須賴政治經濟各方面之協助，方克相得益彰云云。晚八時十分，顧毓琇播講實業計劃與國防建設。省市府、市商會及市總工會，三日晚聯合歡宴全體出席會員。

【中央社蘭州二日電】工程師聯合年會大會中，一致通過本屆該會工程獎章授予孫越琦氏，孫氏在過去歷辦各煤礦、油礦，貢獻國家殊偉，本屆得獎，全體會員莫不欽敬。按此項獎章過去得主，計有侯德榜、凌鴻勛、茅以昇三氏。又中國工程師學會一日晚召開董事會，決增設甘州大學及盛天佑兩個獎學金，後者即可募得基金十七萬元。

【中央社蘭州三日電】本屆工程師年會在蘭州舉行，下屆亦已決定在陝舉行，於此足見全國工程師之注意力業已集中於西北各方，對此均感極度興奮。本屆年會，陝甘寧青及新疆五省，均有建設負責人代表參加，共同討論開發西北之政策，甘省府亦提四個專題：（一）隴海鐵路路綫研究；（二）水利工程問題；（三）甘肅冶鐵問題研究；（四）西北輕工業發展之途徑，定四日晨分組討論，將由凌鴻勛、沈怡、沈百先、孫越琦、歐陽崙諸氏分別主持，研究之結果如何，各方均在熱烈期待之中。

【中央社蘭州二日電】甘省物資、工業、建設、文物四大展覽會，一日舉行開幕禮。此次展覽品多，凡八千件餘，參加單位一百五十餘，陳列齊備，內容精美。

神府實行二次簡政

【新華社晉西北三日電】神府縣黨政民於七月二十日，召開聯席會，進行第二次「精兵簡政」，決定工作較閒的幹部，一律裁減，分別派遣回家生產，參加部隊或保送學習。此次共減員四十九名，連前共減九十餘名，約佔原有脫離生產幹部的四分之一。

晉西北黨政軍各界 全力研究整風文件 及黨中央「七七」宣言

【新華社晉西北三日電】晉西北各抗日部隊，已在準備緊張的戰鬥中，抓緊時間，致力於整風文件的學習，研究敵軍狀況。總指揮部直屬隊學風部份，頃已學習完畢，並進行了總結與測驗。八月一日起開始黨風部份的學習，期間爲兩個月。四軍分區部隊中整風學習，亦已造成熱潮，所有學習同志，見面後都把文件的內容，作爲談話的中心。又抗大七分校，自五月間開始以來，中因週年紀念，研究文件曾有一度停頓，現已重新開始。並確定以研究整風文件爲主要的教育計劃。三個月，學員中政治文化課暫停，軍事課減少，集中力量讀完廿二個文件。在職幹部，則於年底以前結束。

【新華社晉西北三日電】中共中央抗戰五週年紀念宣言，及告抗日根據地全體黨員及八路軍新四軍將士書，傳到此間以後，各機關團體，均停止整風文件學習一星期，用全部學習時間，進行這兩個文件的研究。抗戰日報、晉西大衆報、美術工廠、呂梁印刷廠的工作同志，在一週內，將該兩文件及有關文件資料十數種，精研細讀後，均作成筆記，各小組分別討論後，又於八月一日，全體舉行大規模的討論會一次。中共神府分委，研究該兩文件以後，亦開會討論，前後討論共三天。

晉西北選舉熱潮 女參議員選出十人 政學各界紛紛舉行

【新華社晉西北三日電】晉西北婦女團體參議員選舉大會，經過廿五日、廿六日兩日的提案討論，廿七，廿八兩天的熱烈競選講演，於七月廿九日上午十時，按三三制正式選出參議員，計：張馥女，王北孩，劉翠娥，姜寶珍，王月仙，梁山，劉芬蘭，陳發英等十人，得票最多當選爲正式參議員，得票次多爲李貞、賀保寧、孫有梅、淮玉蘭、沈效英等五人當選爲候補參議員。

【新華社晉西北二日電】晉西北臨參會參議員選舉浪潮，席捲了全晉西北根據地，游擊區以及敵佔區。二行政區內敵佔區兩次已選出正式參議員。河曲縣各界代表亦於淋同中選出賈維漢、王振華、閻鳴岡三人爲正式參議員。四行政區一級機關團體參議員亦選出，得票最多者王燦青、段愛華、趙玉如、閻秀峯、陳屈健等五人。將來與晉西北一級機關總選舉一同揭曉。學生界參議員之選舉，抗大七分校與晉西北師範兩校選出得票最多者梁野民、伍中魁、趙良、羅毅等四人。民幹校亦選舉完竣，以上各校教職員參議員及小學教員參議員選舉，均積極進行中。

納粹驅猶運動

【中央社重慶二日電】據荷使館訊，倫敦卅日電：德方已於最近發佈命令，規定凡年在十八至四十以內之猶太人，一律不得留在國內。此項命令公佈以後，荷蘭全國騷動。預料荷境猶太人被驅至波蘭及蘇聯者當達六萬人。一週以前，驅猶運動已經實施，當有猶太人一批共六百人自荷姆助特丹遣往他處。當時荷人羣情憤慨，情勢嚴重，故德方乃臨時加派警察監押第一批猶太人離境云。

國際小麥會議將在華府召開

【路透社華盛頓二日電】國務院宣佈：新近創設之國際小麥會議，目的在管理一億蒲式爾之剩餘小麥，以之救濟全世界受戰禍之區域。其第一次會議將於本月初在華盛頓舉行。英、美、澳、加、阿根廷五國代表出席。會議中除解決剩餘小麥問題外，並擬訂更徹底之國際小麥合同，俾能採取方法以管理與會各國之小麥生產儲蓄出口價格等問題。

聯繫實際掌握文件精神 魯藝全院展開熱烈辯論

教育總方針有無錯誤？所學與所用是否脫節？

【本報訊】根據文件精神來研究討論魯藝教學、創作和教育總方針，魯藝學風學習在總結階段達到了重大成就。一個月前，魯藝在學習總會就發動了大家對學校教育計劃及實施方案的討論，周揚同志在一次大會上號召藝術部各種不同意見的充份發表。不妨組織各種「派別」展開爭論。七月廿八到卅一日，在戲劇、美術、文學和音樂四部都是空前的大討論會，就熱烈的舉行着。還未等到這正式討論開始，魯藝全校員生的生活日程就已捲入在這激烈的辯論裏面，從清晨到夜晚，飯廳裏和樹蔭下，散步的時候，連星期天也不例外，大家語言的河流，就匯集到這中心點：「魯藝的教育方針與實施方案是在路綫上有錯誤呢？還是在執行中有錯誤？或兩者都沒有什麼錯誤？」第一派人最爲「急進」，認爲在路綫上有錯誤，在執行中也有錯誤，認爲：魯藝的教育方針與實施計劃是一個主觀主義的東西。第二派人較「溫和」，認爲方針上的基本精神是對的，在方案和執行上有某些缺點。第三派被稱爲「保守」者，說兩者都無重大毛病——於是爭辯就在這裏展開。像這學校學習牆報的每日快報所記載的：各個討論會就好似大雨滂沱一般，尖銳和大胆的意見，無時不是滿溢和泛濫。總會在討論前的指示是說：應注意問題爲所學與所用是否脫節，脫節的表現與程度如何？即教學上的提高與普及，藝術上革命性與藝術性之聯系如何等討論的分歧漸漸歸於一致的時候，「派別」及「派別」的論點就消滅了，大致認爲：魯藝的教學活動和實際脫節，和運動脫節，教育計劃和實施方案里缺乏研究現況的精神，關門提高的偏向從此發生。表現在課程配備上，就是充塞着西洋古典。表現在藝術作風上，是從個人出發，不注重普及和對普及的指導。接受遺產的批評的、戰鬥的精神，也很不够。由這所產生在個人身上的影響，就是都想做專家，但對專家的概念又認識模糊，強調技巧，集團主義的發展受到障礙：個人突出。全部討論過程中，大胆爭論和尖銳批評得到了實踐的園地，使每一同志都學習做到：一方面能大胆批評別人，同時又能冷靜的聽取別人的批評。但更重要的收獲還不在此。重大的收獲，乃在於做到了如魯藝學習領導方面所要求者：這次討論根據文件精神來審查實際問題，由此進一步求更明確的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實質，學會怎樣去眞正把理論和實際聯繫。

提高「離開實現」變成了空架子！

【本報訊】魯藝學風總結大討論會的重大收獲，就是教育大家認識了怎樣才是與實踐不可分離的理論，怎樣便是空而無用的條文。又使大家得到了革命的藝術工作者和它的教育集團，必須在每一活動上與實際密切聯繫的正確認識。如對魯藝的教育方針和實施方案的討論，即使那教學原則上是說着「本院以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爲教學之最高原則」，但實際上魯藝的教育方針沒有對戰爭和根據地環境足够的認識，沒有從此出發解決問題，紙面的詞句便成了無用之物。同樣，亦不可以爲：方針是對的，只是執行有錯誤；行動是思想的具體表現，路綫本身就包括着目的以及爲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再如對提高的看法做法，也是一樣，不照顧普及，不解決實際問題，提高是架空的。會議的第一、第二日完全放在前一個問題的爭辯上，第三日討論教學活動，以魯藝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魯藝的領導理論是否正確。第四日談藝術作風並由各分會推人作負責發言。這次會進行的優點是領導佈置好，大家熱情高，努力認眞作準備，學習牆報各部每天出快報將討論作迅速反映，事前學習總會供給的材料也很充份云。

【又訊】接着這討論，魯藝進行學風學習考試，試題爲：『你參加這次大討論會以前，對中心問題的認識如何？在聽了爭論以後，有無改變？改變在什麼地方？……』此外每人又必須在下面三題中再擇一題回答：（一）爲完成某一政治任務，需要你參加一種藝術活動，而這創作，你根據你的生活經驗和創作作風感覺不合適，這時你採取什麼態度？假如不做，你覺得有什麼理由來拒絕？假如做，怎麼做法？如何做好？（二）「羣衆是眞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這句話如何了解？並以親身經歷的例子來具體說明之。（三）研究文件，你讀書方法有何改變？試以新的觀點去分析一篇你最近所看到的論文或作品。（以在延安發表、演出、展覽者爲限）

又，該校訂八月六日開全體實習工作總結會，吸收此次將近一百同學在外實習工作的經驗。

平靜早已過去了！

魯藝論辯特寫

黃鋼

這裏很不平靜。我們走到了這樣的一條船上。這條船和我們這樣熟悉，這樣靠近。這時，牠還在航行着。但是有一個建設的任務叫牠把帆布拆下來，把舵手間的地圖陳列着，要求審查，把有關聯的繩索也擺在這裏，請研究一下：水手們，請看看我們走過了什麼路？怎樣我們的航路纔更正確些？

我們走到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各個會場裏去，看見那些水手們都紛擾和喧嘩起來。「怎麼？這就是文學部的人們麼？」「你問是的？這些就是。」何其芳在揮動他的雙手。他的旁邊的人在狠命的敲響桌上的銅鈴。主席團的女同志喊道：「同志們，今天上午再不收發言的條子了！」何其芳喊道：「無論如何，同志們，休息的時候」，要給我們主席團三分鐘的時間，不然我們簡直沒有法子來商議事情！」人們——那些水手們，就退開去，在各地聚成了一小羣一小羣，像是一個臨到風暴後的甲板，允許着人們像這樣的多言和激勵，和無次序來站着似的。

這時我們便無論你到那一個會場裏去，同一個時間裏，同樣的題目，人們都在發言。無論願不願意注意這裏戲劇工作人員的噪音——他們在爭辯。無論你對學文學的人的分析力有怎樣的信賴，他們在揭破問題的矛盾，又彼此爲申叙自己的意見要求作再一次的發言。音樂部的主席桌上收到這樣的條子：「主席，我不同意鼓掌，因爲這是違背冷靜和客觀地討論問題的行爲，而只是一種鼓噪。」主席批答道：「我以爲可以鼓掌。」紙條轉回到原來人手裏。鼓掌聲時時的爆發起來，像一大盆水傾潑往玻璃板，又把這玻璃板擊碎在地上一樣。

這不平常的日子，幾天以前，這裏牆上就貼出了各個不同態度派別的「綱領」。爲了熱情和某種方便，人們用「急進派」、「溫和派」、或者「保守派」來稱呼自己。意見是各不相同的：「急進派」認爲學校的教育方針和實施方案都有錯誤，是帶着濃厚的主觀主義和教條色彩的，對戰爭環境的認識不足。「溫和派」和「保守派」的意見認爲教育路綫還不是方針上的毛病，就只算學校的教育實施方案和執行有缺點而已；或者還遠，嚴重的缺點也是沒有的。這本不是爲稱號所引來的爭論。但既有稱號如此，「急進派」的風度就不難想像是激昂尖銳和特別大胆的了。音樂部的「急進派」，爲他們的代表發言人準備了軍用水壺，水壺懸掛在會場的一株矮樹上。還紙條不贊成鼓掌的人，我們容易猜想得到：他是屬於「溫和派」的。「我們否認一切來自其它派別的曲解——」「急進派」的發言人拿着他們底提綱說「我們要重申我們『綱領』的第一條，即我們認爲魯藝的教育方針與實施方案在路綫上有錯誤，在執行中也有錯誤，而這些錯誤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所釀成的……我們同意周揚同志指出的『我們的提高，是和學院派的提高完全不同的……』我們不必要去和學院派比賽，生怕我們單單在技術上落在他們後邊。我們的提高是應當和『實際鬥爭聯系和大衆利益和要求聯系』的，我們不應當關着門去作隔離實際的提高」。「急進派」講完以後，並不去動用那軍用水壺，這代表發言人是個從前方回來的第二屆音樂系同學，喝水不喝水，在他現在顯然是不重要的。

現在，只有你是因爲割盲腸剛從醫院回來，或者出外實習，昨天打鄜縣或隴德到校的同學，纔能够得到一種幸運：避免了參加派別。但是你的意見，終於講出來了，別人就把你算到某一種傾向裏去，或者說，歡迎你已經參加了他們的陣營！中立是不可能的，沒有中立。就如同魯藝教育方針的懸空是不可能、提高是不可能懸空一樣。

到晚上，你還漾着會場裏燈火圍聚的單位，就可以數出人們意見的分歧來；在文學部，被稱爲「保守派」或「君主立憲派」底地區，燈火很微弱。他們的意見常常被燈火繁盛的那一邊用友愛的哄笑和插言打斷着。同派別的人，把粗糙的煙草撒滿在一張桌子上，圍坐着，臉孔挨近，向油燈去點燃煙捲的時候從目光裏便交換着理論認識上的自信力，用表情來作鼓勵。四個黃昏和四個早晨過去了，這裏各部份都開了第七次會，第八次就結束討論。派別的組織，消失在兩次到四次會議精細的討論裏了。問題大家都接近了，都共同認識：魯藝的教育路綫是和實際脫節，是和當前的文藝運動脫節的。這裏，最後一次會；第四個黃昏還沒有到來；別忙點燈吧，鈴子敲起來吧，再削好鉛筆，預備好紙張，記好時間吧！這里我們且先走到戲劇部的會場裏去。

瑪嬰頭（戲按里的女脚色）坐下來了，契里索夫（帶槍的人中的工人）便接着站起來。還有，那不是果戈理婚事中的新郎麼？——他是預備發言者。一個從前方劇團回來的人用戲劇工作者通常有的詼諧形容着說：「魯藝的門太高了，找劇運的材料好不容易！在前方的魯藝同學和戲劇工作者說——我們是沒有成熟的蘿蔔，因爲抗戰需要把我們拔吃了，你們在後方提高，忘記了我們，將來建國你們再出來享福……」他們這一種說法了解自己可憐還是不對的（這個發言人解釋着說），但是爲什麼魯藝對前方一個信息也沒有呢？」

「我是到這裏來伸冤的，」（這個人繼續講下去）「現在看這樣子：（他伸着頭四顧一下）這個冤是可以伸了……」說完他坐下去，做了一個結束他的控訴的動作。

這天陽光曾從雨住後的灰色雲裏透過來，陽光強烈的時候，凹地上的積水把光綫反射到經過那裏的人臉上和下顎上，一瞬間的提勸，人走過去，反光所投射的具體對象就消失了。美術部的人們在山坡上開會：光綫啊，顏色啊，造型美的偏愛啊，在這裏形成思想上的反省和批評。因爲附近種植着玉蜀黍，所以水潭和太陽光還要將植物倒影的綠色加到人們臉上去，但是，今天，暫且不注意這些吧！「我們對新的生活和新的描寫對象是隔離着的。」他們承認：「我們有時還會把貧血的知識份子的姿態在畫上贈給了我們的勞動人民。我們有一個人，畫了老百姓剪羊毛的圖畫，那上面女人用小剪子，綿羊是站着，一個老幹部看了，說：這樣不行，剪毛要用大剪子，綿羊要睡下，站着牠會跑的……」

長期在上海生活的漫畫家說：「我以前想着，我的畫是專給知識份子看的，還認爲光榮，心想，別人才把作品給不識字的讀者們看哩！我曾經輕視普及。我長久住在都市裏，得到教養，受了壞影響，所以我到現在還不能不說是眷戀馬諦斯（近代畫派作家）所給我們的情調：一缸金魚，一扇百葉窗，一條人行道和自來水管子，倒底是這些我要撇棄些；心理上長久存留着對農村生活的厭惡。」

他們的會議在畫室附近舉行的。畫室是他們自己砍木料和土料來蓋好的，但他們的創作感情，還不能完全達到和革命現實相一致，「我們在這些地方——」一個木刻工作者說——「怎樣把意識追上我們的行爲和理性的認識符合統一起來呢？」

「我們對不起廣大的老百姓，」音樂工作者像這樣說：「作爲一個革命的曲作者，都很懂得自己所吃的公糧，所穿的衣裳都是老百姓辛苦的血汗所賜予的。」

但是在音樂系專修課目時間支配表上，「民間音樂研究」佔着很不重要的位置。就在這個音樂部的講授活動的中心院落裏，曾經有多少次，人們在這裏從樂曲單中去想像南歐溫帶的風景，而忘掉我們自己寒冷和文化落後的廣大農村；有多少次，我們曾都鄙視着自己目前僅有而民間流行的古舊樂器，却一心指望着「維也納的狂想曲」有一天會榮譽地從自己的小提琴上，版出來。……

現在，被幻想的行爲壓伏得過重的人們漸漸抬起頭來，學會了從「二」字加一字就等於三字的簡單算術。學會了明天的早晨要緊接着今天夜晚的這樣一樁樸質眞理，馬上就用着這樣的標準來看看實際。

這裏，音樂部的院落裏，夜終於來了，很靜。「很靜，」——結束會的主席團遞條子給舉習分會的負責發言人呂驥同志，愛護的關照着說——「你可以小聲一些，免壞嗓子。」呂驥看了看這條子，把它壓在美國鐘下面，繼續講下去：

「我們那裏還能够想像，哪一天回到大都市演，把禮服穿得很好，將工農士兵夥伴關在音樂廳外邊，而以少部份士紳小姐們爲對象麼？我們能够永久地投合小資產階級的狹窄趣味和感情麼？這完全是幻想。我們的音樂聽衆將永遠是像延安這樣的老幹部，永遠是以工農士兵大衆爲主。」還是主席允許了鼓掌聲又爆烈起來——這是我們的創作和演奏對象，工農士兵同志所允許了的。

這便是不平靜的夜晚，縱然月亮依然靜地從樹梢間出來。一個戲劇部的同志離開了會場一會，再回到他的會場上去，他坐下來，說他已往對於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和責任了解的不够，他講，他恨不得有時把自己拆散，然後再根據文件把自己重新建造起來。他講道：「這樹底下我們是第一次這樣團結的坐在一起，我方才出去，再走回到這會場來的時候，看見我們的人、燈，我心想：明天就是「八一」了，要演戲，像這樣我們去迎接工作還有什麼問題？」

這不是平靜的境地；平靜早已過去了。方向，路，生活，實際鬥爭，是不是和它有隔離？路綫是不是對的？人們在審查，對他自己，和對他所屬的這一個藝術教育團體。

先爲抗屬耕耘 延川代耕隊工作積極

【本報延川訊】半年來延川縣政府優抗救濟工作，已有統一的措置，全縣抗工屬兩千七百五十二戶，九千四百二十五人，他們在政府切實照料下，生活已經得到保證。全縣共有代耕隊四十七個總隊，隊員計六千八百七十二名，代耕地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垧半。這些代耕隊員中，有不少好的例子，如水坪區一鄉代耕隊員張治國、劉步仁，七鄉杜子富，他們在今春自己的莊稼未開始下種之前，首先便將抗工屬土地種好。清延區一鄉老拓、王清閣給呂家源、惠世泉種地，每垧地上糞八堆，在他自己的地未鋤之前，代耕的地卻早已鋤畢，城區一鄉行政村，劉家源、劉士溫、劉福元，給石生彪代耕，他們說：「寧可自己的地種得不好，代耕的地却要種得很好，對代耕不負責，在羣衆大會上公佈，看丟人不丟人呢！」壞的例子如五鄉馬步貴，把他的麥地兩垧，讓給抗屬，並經大家決議，罰給他以實際教育。

【本報延川訊】延川縣半年來，共支出救濟糧，計小米二十四石一斗兩升八合，各區並安置了退伍軍人，半年來殘廢撫卹金救出，共一千二百八十四元。

本市舊城鄉長談工作

鍾懷瓊

市府爲瞭解鄉政府成立以來的工作情況，推進今後的工作，於七月廿五日召集各鄉鄉長，分別進行談話，下面是舊城鄉鄉長張崇德同志談話的記錄。

（一）召開會議　舊城政府成立到了現在，有了三個月，實際工作僅只有兩個月。召開了六次委員會，三次參議會，（三次參議會，是和委員會一塊召開的。）會議討論的問題，第一次討論自衛軍怎樣的編制，第二次討論怎樣動員自衛軍上操，第三次討論抗戰五週年「七七」紀念宣言，發動鄉民慰勞抗屬，第五次討論怎樣提高羣民生產熱忱，最後一次討論本鄉的文化教育。會議的舉行情形還好，機關的委員議員都出席了，老百姓的委員和議員，每次會議是來得不齊。

（二）一些實際的工作　共發生十二起民案，多是男女關係與爭小利鬧口角，區政府調解十案，送給市政府判決一案，公安局判決二案。

優抗及安置難民。本鄉有十六戶抗屬，其中有二戶係友軍的家屬，一律按照政府頒佈的優抗條例優待，每月每人發給糧五升，柴一百斤。「七七」又附勞抗屬三百元，小米一斗，安置難民，能夠工作的則給工作，多數的難民，介紹給公家打窰洞，一時不能工作的，由鄉民調劑與鄉政府救濟，他們都能夠維持生活。

鄉中要講究清潔衛生，過去鄉的清潔衛生很差，後來經鄉政府發動三次大掃除，衛生不良的住戶給他批評，現在好了些了。

二個月來，抬運傷兵病員，動員担架二十七付，毛驢二十條，修補新市場道路三次，每次人工二十天。公糧公草已完全交清，自衛軍很容易調動，經過上操，每天站崗放哨，「七七」紀念大會，全體列隊參加。說來，自衛軍工作比別的工作搞得好，自衛軍工作，是百分之百的完成了。

鄉的戶口業已調查完畢，最近有三戶住戶搬家了。七月鄉內生了二個男娃娃。鄉民的生活，很少種地，都是依靠拉大車、推磨、做買賣等過日子。有十八家在新市場開飯店，其餘的都是擺小攤，小攤戶，每天可賺一百元上下，鄉民的生活眞是一天比一天好。

柴大春、趙鳳祥是鄉裏的模範公民，他們的公糧公草也肯關心，交也快，鄉裏事情出得多，最壞的是趙半吊子，他有兩個婆姨，只愛自己吃穿好，公糧公草不願交。

（三）工作的困難　自己是個文盲，不會看和寫公文，鄉裏的事情，如果眞正幹也不少，坐在家裏，外邊事情沒有人辦，出去外面跑，家裏事情又沒有人幹。一個人作事情，常是顧此失彼，忙得不開交，假如要把工作幹得好，市政府須多指示和幫助，派給一個文書幫忙，這是最迫切的希望。

一九四二，七，廿八。

一得書

不近人情

煥南

一位同志從鎮原來信：

「……最近有兩個案子的判決，都是在尊重風俗習慣的藉口下進行的。我以爲十分不妥當。

一　五鄉人民孫得周，十三年前把寡弟媳賣給姓段的，當時帶去一個三歲的女孩，現女孩十六歲了，去年孫得周又把這個女孩賣了（這裏女人價很大，好的可以賣上一萬元法幣），因女孩本人和段家堅決反對（因女孩一直在段家養着）婚約未能成立。今年孫得周又以承嗣的名義，要把女孩接回，女孩不肯，訴訟起訴，法庭說是尊重習慣，判令女孩限期回孫家，由孫家給段家三石麥，四疋布。女孩和母親不願，逃往友區，法庭硬要執行判決，又押她們追回。在現行法令，夫妻離異，兒女有選擇從父從母的自由，難道進步的邊區，反而沒有這種人權嗎？至於「繼承」，這裏並沒有女子承嗣的習慣。孫得周是個鴉片鬼，想在女孩身上找鴉片，所謂三石麥四疋布，無疑要靠女孩身子去換，孫本人是久就沒得吃的。

二　五鄉人民張青英和焦生林是鄰居，焦住在溝內，張住在溝外，焦家的大車出，必經過張家的路，已經走了多年了。最近張家說方向不利，把路斷了。焦家向區上告狀，區上以這是習慣，說焦家告的沒有理。」

風俗習慣，應該遷就些，但究應遷就到甚麼程度？「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判斷案子，應該知道當地民情習俗，法律也有尊重習俗的規定。不過所謂習俗，一是本有道理，合乎當地當時民衆的要求；一是民智未啓，迷信太深，不能不暫時遷就。雖然如此，仍應該盡可能使民衆前進，而不應向落後投降。

來信舉的兩個例，如果屬實，恐怕不是遷就習慣，而是點反乎習慣。嫁女要錢，猶可說：父母養女費了力，嫁做別家人，要點報酬。若叔父賣姪女，賣他從沒有養育過的姪女，旁人一定抱不平，因爲太不近人情了。人行路，「人各有半邊」，南方村落繁密，住戶出入，有的不僅經過他人屋外的路，而且要經過他的屋內。習慣是不許禁止的，因爲若禁止，豈不把人家窘死？我想北方也必不異樣。就是異樣，也應勸導人民「便人便己」，不能藉口「遷就迷信」、「尊獨地權」，而置人家利益於不顧。因爲不近人情。

法律是本乎人情的。合乎人情的習慣，即是法，應尊重；且可採入到正規的法上來。不大合乎人情而以某些原因，未能即除去的習慣，應該用教育和政權的力量，使之漸變；至於一般人已甚不以爲然的習慣，那就應用斷然手段，把牠割掉。

司法的人，要懂情理。要懂得不近情之理和不合理之情，然後斷案就會合法，得到人民的擁護。

七月廿五日

山洪暴發延河水漲 小砭溝行人五名被溺斃

【本市訊】前晚山洪暴發，其勢頗兇，幾與一九四〇年之大水相差無幾。前晚山洪經由小砭溝沖下時，適有行人五名，因不及躲避被大水沖去。屍體隨大水漂至延河，當被沿河各處撈起三具（兩女一男）。女屍中之一年約二十歲左右，身穿灰色制服，並在其身伴檢出一筆記本，內有記述閱讀「四三」決定感想，及類似圖書館借出、收還之表格等物，字跡挺秀，似係一圖書館工作同志，惟無姓名及地址。該屍後經中央研究院同志掩埋於河邊，詎知夜間河水續漲，又將已掩埋之屍體沖去。現僅留下筆記本一小冊於中央總務處門診部總務科。如有某機關女同志失蹤者，可前往該門診部查閱認領。

【本市訊】前晚山洪經由小砭溝時，將溝內莊稼悉數沖毀，尤以西瓜一項損失最大，此外並有豬羊等亦有不少隨山洪漂下。據估計單在小砭溝內之損失，總共不下百萬元。又昨晚某部戰士將附近農民撈起已成熟之西瓜五六百枚，當即全數歸還原主，附近農民莫不感激。

安塞一區武委會 民選成立

【安塞訊】安塞一區，於七月卅一日正式成立人民武裝委員會，成立之前，以連爲單位，發動討論，每三十人選出一個代表，這些代表有工人，農民和商人。他們於七月卅一日到區政府，用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劉懷德等五同志爲區人民武裝委員會委員。這次大會決定有：（一）加強自衛軍的軍事與政治教育，（二）提高自衛軍的紀律，（三）打破太平觀念等。

【三邊訊】三邊分委和專署於七月十六日聯合召開區委書記、區長、自衛軍營長聯席會議，總結半年來的春耕工作及一個月來的自衛軍工作。自七月十三日起，即開始檢查書面工作報告，並舉行口頭談話。十四日晨，由分委宣傳部長報告「整頓三風」問題，會議進行了六天，於七月廿一日結束。

軍需獨立

軍政部派員督導

【中央社長沙三日電】軍政部組織之西南軍需獨立督導團，由軍需署長陳良率領，已於日前抵此。召開軍需會議，宣誓嗣後軍中一人一馬一錢一物，均極力避免浪費，否則軍需人員，願受國家嚴厲處罰。並聞自軍需獨立以後，已節省二十萬元。

兵役協會

社會軍政兩部將在各省縣鄉普遍設立

【本報重慶訊】社會部及軍政部將在各省縣（市）鄉（鎮）設立兵役協會，該會之任務爲推行並監察役政，並撫慰抗敵軍人家屬。會員以當地法團學校負責人在鄉軍官備役幹部，及出征抗敵軍人家長或遺族爲限，現任負責辦理役政者不得加入爲會員。

吳起縣府 即將成立

【本報訊】據三邊息，吳起縣參議委員會已成立，委員有王明遠，南雲，白振武、孫志學等同志，由王明遠同志負總責，決定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吳起縣政府。

交通部推進 川湘水陸聯運

閩省開發交通水利

【中央社成都二日電】川湘川陝聯運總管理處長薛光前，爲視察川陝水陸聯運，日前由渝抵蓉，二日赴廣元，據談，嘉陵江在川陝交通上，極關重要，長達七七三公里，爲全川入江最大支流，交部除加强該江運輸效能外，並設川湘川陝聯運事務處，另謀推進由廣元經重慶直達衡陽之水陸聯運事務。至於沿江灘險，本人此次將由廣元循該江順流視察。然後與有關之中央與地方水利工程與航政機關切實商洽，及時改進，以期適應航運之最低需要。

【中央社成都三日電】交通部川陝驛運管理分處，在蓉成立川省驛運管理處，統籌廣支綫開辦事宜，亦同時進行。蓋該處轄渝廣驛路七百七十公里，成渝水道八百餘公里，成渝陸運正着手修建，將配馬車百輛行駛，每車可載六人，成渝間八月初可開始實行。

【中央社永安二日電】閩當局議決大規模開發省內交通水利，已請准行政院派遣全國水利委員會工程隊指導工作。該隊一部人員由工程師章錫綬率領抵閩，經與省方建設當局商定全部施工計劃，先就閩江上游沙溪、富屯溪、建溪三流開始整治，並決就沙溪南平至永安段先行開工，本月續測河道，九月正式動工，三月內完成全部工程，該段河道長一百四十餘公里。

更正：

昨日本報第一版頓河河曲紅軍反攻消息。第三條內「解放」係「放棄」之誤。又居里答中央社記者消息內美國商船建造今年製造目標八萬噸係八百萬噸之誤。特此一併更正。

孟加拉工界表示態度 甘地政策適足引狼入室

日寇專設電台挑撥英印關係

【路透社加爾各答二日電】印度勞工協會孟加拉支會今日通過決議，反對印度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倡導之不服從運動，該會聲稱：國民大會常委會之決策，適足以引狼入室，法西斯軍隊正等候機會企圖征服我民族，尤其是勞動階級，將使我等淪爲最惡劣之奴隸地位。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今夜（星期日）德國無綫電稱：日本已將新加坡之無綫電台改變成對「印度的發送機」，並將以印語對印度廣播有關印度利益之消息與評論。

【路透社華盛頓三日電】印度駐美代表巴傑在其講演中稱：印度國民大會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處在進退維谷中。彼謂：「一方面是印度內亂的憂慮，因爲印度某些重要黨派反對國民大會最近的要求（即要求英勢力由印撤退）。另一面，因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對印度作戰努力的障礙會產生猶豫的觀念」。問及爲什麼在這同盟國非常危急期間發生這種進退維谷的現象。巴傑稱：「對於平常人似乎相當奇怪，政黨竟用這種方法無異把整個世界自由與印度之安全投入嚴重的危險中」。巴傑繼稱：「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對同盟國事業的危險，似乎沒有「轉交政權」嚴重，關於轉交政權沒有印度的一致同意，必然引起印度內亂與國家作戰努力的分裂」。鑒於戰後印度自由已有保障，彼謂：印度愛國志士不會永遠忍受猶豫與分歧，這種現象至今妨礙了印度自治的完全實現。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現有若干人士極力設法使甘地與回教聯盟主席金納會晤，希望國民大會與回教聯盟間能成立臨時之戰時協議，據云瑪德拉斯前總理查里與甘地最近之會晤即與此有關。

【路透社孟買三日電】甘地今日抵此。據云此來係出席國民大會之全體代表大會，該大會於八月七日開會，討論常務委員會所通過之「英國退出印度」的決議案。今日爲其靜默日，終日未發一言，沿途各車站，有大批羣衆歡迎。

美人意見

贊成印度自由，但不同意國民大會所提出的條件。

【路透社紐約三日電】美國京都及各州報紙繼續評論甘地之政策。地球日報題名爲「甘地的吉斯林行爲」之社論中，稱挑戰的是甘地。該報繼稱：「如果他以要求於德國者加諸英國，則他顯將表現爲一個賣國賊」而已。該報社論有力的讚許克利浦斯廣播，並最後結論謂：「同盟國有防衛印度之必要，如以卄防衛權移交業餘的政府，即爲無能爲力。印度的前途係基於英美蘇軍事的勝利」。「南本德（印第安納州）論壇報」——並非經常對英友好的報紙——宣稱：「印人在英國統治下已有物質的進步。當英國統治與甘地及其他諸人對立之時，於是即產生一種空氣，鼓舞對甘地及其他印度人經常想到獨立。但若在日本之統治下，這種環境即將消逝，而獨立的思想亦將隨之而消逝」。著名之自由派人士阿加爾於「曉報」上列舉反對國民大會要求之名單稱：他們均贊成印度自由，但不同意國民大會提出的條件。該報繼稱：「即令英國要從印度有所行動，亦不至在全世界範圍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將政權交給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從而造成印度的內戰。他們提出爲了解決所有顯著困難及混亂局勢的辦法。並個設若國民大會眞正在要求眞實的自由，因之亦爲加強同盟國的戰爭勢力的話，那末爲什麼日本無綫電中對此頗要求這樣高興呢？有許多新的對自由之奇怪的友人。克利浦斯的計劃中包含了少數民族問題，而國民大會則迄未涉及」。

【路透社里斯本三日電】「沃格」報今日載文評論印度問題稱：印度對其所欲毫不一致，像他們這樣四分五裂，在戰爭結束之前是不會得到什麼的，而且他們甚至尚未起草未來的草案。

印人參戰踴躍 軍隊品質提高

【路透社啓爾馬諾克二日電】今晚駐印高級專員海格一谷道：印度的作戰努力較一般認識的爲大。受過教育的、鄉村裏的以及一切地區的各個階層中，均存在着援助同盟國眞實的渴望。印軍在和平時期有十五萬，在這二年中，沒有經過任何徵兵的方式，此數激增至百萬。五月的補充達七萬的紀錄，過去數月間每月平均數量爲五萬。新兵百分之四十以上來自平時不徵募新兵的地區。因此，爲截止名額起見，總督命令之數如此踴躍，體格及教育水平乃加以提高。印度空軍徵求三百五十人，應徵者達一千八百人，印度水手約四千名，服務於各種的英船上，其中包括大小巡洋艦、漁輪。英國全部商船的四分之一係僱用印度水手。印人已在各個戰場上作戰，並獲得贊獎。

埃及南路

英軍炮擊敵陣地 盟國空軍保持巡邏攻勢

【路透社開羅三日電】中東公報稱：一日夜間我斥堠部隊在各路均甚活躍，十二日我炮轟南路敵陣，我戰鬥機及轟炸機在敵駐地點附近襲擊敵偵察部隊，南路敵司令部亦被空襲，我戰鬥機在全綫仍保持其巡邏攻勢。

【路透社開羅二日電】旁遮普省總理海牙特罕爵士抵達埃及。他在短期逗留中將儘可能的多訪印軍談話。

維希通貨膨脹日趨嚴重

納粹肆意掠奪慾壑難填

【塔斯社巴塞爾二日電】維希政府之財政情勢正在日益嚴重化。流通紙幣之數量已大大增加；國債大爲增高。維希政府將無數法郎送交德國財政部。據法蘭西銀行之報告，流通紙幣之數量已自一九四〇年六月之一千七百四十萬萬增至一九四二年之二千八百七十萬萬法郎，平均每月增加七十五萬萬法郎。法國正遭受因通貨膨脹而發生之困難。德國報紙之可靠數字：法國國債已達七千八百萬萬法郎，而戰前則僅十萬萬一千萬法郎而已。佔領費用成爲法國人民之沉重負擔。法蘭西銀行所予維希政府作爲支付佔領費用之臨時信用借款一九四二年四月即已達一千六百萬萬法郎。法國國民收入每年約爲二千萬萬法郎，其中一千五百萬萬法郎則送交德國財政部。希特勒匪徒在法蘭西銀行立有彼等應得之信用借款賬簿。德國侵略者已購買法國工業及各公司之股票。彼等已擁有法國全部機械工業並完全控制鋼鐵及錫業機械工業。由於維希統治者之積極援助，德國侵略者正在毀滅法國，並使之變成德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英倫海峽海戰

德艦兩毀一傷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今日海軍部公報稱：昨夜在英倫海峽曾有極成功之戰鬥。此戰鬥發生於德部隊與我海岸輕巡邏隊之間。結果敵艦兩艘被毀一艘受傷。在午夜兩過之後，我巡邏隊在瑟堡附近與德潛艇四艘發生接觸，敵潛艇有兩艘完全起火，另有兩艘受傷。有大約六千噸之德魚雷艇駛近我巡邏隊，我遂向所有德魚雷艇與潛艇開火。德魚雷艇與潛艇發生混戰，實行互擊，德海岸炮隊復向彼等開火，我巡邏艦安全返回根據地，只有兩人受輕傷。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今晨會有少數敵機飛越英國東岸，並向英國東部及密特蘭各地投彈。據報損失甚微。

德派員視察海岸防綫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柏林訊：德軍界人士星期六下午宣稱：德國堡壘視察員雅可伯將軍已自西歐海岸防綫視察之行回達柏林。彼曾視察法國最近在大西洋法國南部維亞利茨之堡壘及海峽沿岸、挪威直至克爾根斯。

在蘇德軍俘虜代表大會

六月二十八日，在蘇聯德軍俘虜營舉行了戰爭俘虜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均由各俘虜營選出參加，大會討論並通過告前綫德軍士兵書。在營房寬敞的俱樂部大廈中，充滿着在各種部隊服役的士兵，候補軍官和軍官們。有的是自動投降的，也有的是抵抗到最後的，有戰爭開始時的俘虜，也有着最近才被俘的。五〇一號俘虜下級軍官漢斯（過去是在哥尼斯堡的一個書記）致大會開幕辭說：『在對蘇戰爭的困難的歲月中，我們學到了很多，在俘虜生涯中又再三考慮過不少的事情；過去我們所存在的許多觀念，都經不起殘酷的戰爭的考驗。在不同的角度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東西，那是好幾年來在德國納粹宣傳中所看不到的……。我們像每一個前綫士兵一樣的自問：『這個無了期的無意義的戰爭究竟有什麼用處？現在我們認識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德國士兵並不是爲着德意志的平等和幸福在作戰，而是希特勒在進行着實在的掠奪戰爭』，他在全場的掌聲中這樣宣佈着。漢斯旋即說出大會的綱領：『我們在這兒集會表達出來你們——我們的前綫同志們所共有而不能表示的思想和感情：那就是關於戰爭的眞理，關於俘虜在蘇聯的眞實情況，以及怎樣結束戰爭的眞理。』向戰爭火綫上士兵的呼籲書由若干廣播台播送，蘇軍還在德軍戰壕附近安置了許多強烈的播音機。因此使前綫的德軍士兵聽到了在蘇聯境內戰爭俘虜的聲音。受傷三次的第八十八工兵營的少尉里赫爾，是去年七月十四被俘的。從那時起他用了充分的時間去考慮許多問題。里赫爾在演說中發問：『在希特勒統治被推翻以後，德國將變成怎樣？』也指出希特勒驅使士兵到前綫去送死，硬說他的失敗即是德意志的災害。但是希特勒所造成的數百萬人毫無意義的死亡。價值數十萬萬財富的消耗毀壞，這些事實本身難道還不够是可怕的災害麽？給德國帶來的災害禍患曾經有什麼比這更大的嗎？里赫爾對於每一個頭腦冷酷的德國士兵也要激動的問題——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失敗和滅亡後，如何來保證民族的獨立，提出答案說：『這件事的保證便是德意志永遠放棄一切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觀念。而且這種保證還有英美蘇條約根據，最後，希特勒的失敗以及自由德國的建立將是這次戰爭中德國人民的最大勝利』。第六十八步兵團前柏林波爾西工廠工人佛勒西納爾，曾於在蘇戰爭俘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過演說的，這一次他在演說中指出，德國人民的潛在力量，已使開始了反希特勒反德國銀行家財閥的偉大鬥爭了。柏林的婦女示威，曼赫姆的反戰示威，多特蒙德工人及魯爾區若干礦工的罷工，以及許多德國士兵拒絕上前綫等等事實在在說明德國人民的戰鬥決心正在增長着。在許多發言人中間有第十六坦克師准尉保羅描述在蘇聯戰爭俘虜的待遇。『同我在一起的有許多過去的納粹黨員，但是我們一個人也沒有被分別看待。從被俘的第一天起我們便得到醫藥和良好的食品，我必須着重說出的就是政治委員對我們有禮貌的人道的待遇。這樣我們才能自覺蘇聯人民並不是要消滅所有德國人民，並且我們也認清了過去我們的頭腦怎樣爲納粹宣傳所混淆呀』。第五十二炮兵團的後備上尉哈德曼博士（以前是卡塞爾高等學校教員，並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代），表第九十五俘虜營所舉行的第一次德國軍官代表會議發言。他說：「我代表反法西斯的德國軍官表示：我們要用我們一切力量幫助拯救我們的人民，並且我們要爲這一目的而實行合作，就說我們在這兒俘虜生涯中，我們享受了比在希特勒恐怖桎梏下的人民更多的政治自由。我們有言論和行動的權利而我們的人民却陷在沉默和苦難中。』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的大會上，我們要說出希特勒專政所給我們人民痛苦、侮辱和奴役的原因。我們表示出我國千百萬人民的情緒。我們號召我們前綫同志們從恐怖的桎梏下拯救我們同胞，用推翻希特勒，建立民主自由去拯救他們，並且立刻以最大的忠誠去完成這些：第一百五十師士兵斯托爾茲在聽衆面前揭露了一副可怕的情景，他是騎行二百公里從波爾塔伐自動來投誠的。可怕的罪惡的希特勒政權殘酷地摧殘了這個青年工人。雖然從外表看來還算健壯，但在十七歲的時候他便停止生理上的發育機能了。他被動員到駐紮在後方的補充部隊作爲駛員，但是他憤恨那些使他變成殘廢的傢伙，這就使他冒着最危險的旅程——由後方越過前綫投到紅軍這邊來了。他說，當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及其走卒們還在德國存在的時候，對德國人民以及全世界都是沒有甚麼和平可言的。威爾納，第三〇七步兵團的准尉軍官，從前是在德國希特勒青年團幹部學校的教員，他的演講激動了聽衆。他同前綫希特勒青年團演講：『希特勒爲了侵蘇及侵略他族人民的罪惡行爲。企圖恫嚇我們，用罪惡的報復行爲來威脅我們，因此不讓我們同其他人民建立正當關係，並且強迫我們跟着他一直到痛苦的結局。我們決不要把罪惡的責任放到我國人民身上。每一個德國誠實的青年一定會想到做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是恥辱的，因爲要是這樣，他們也要爲希特勒及其幫兇的罪惡分担責任。能够脫離這種責任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打敗希特勒，推翻一切的罪惡統治。爲着新的自由的德意志而鬥爭的號召在所有的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隊伍出身的官兵們的演講中，引起了廣大的響應，希特勒過去的兵士在被俘期間認清了反對罪惡匪幫的鬥爭的必要性，他們一致的通過下列的告前綫德國士兵書；前綫的同志們，我們從蘇聯的俘虜營中告訴你們，對於我們，戰爭已經過去了。我們是在安全的生活中。我們知道我們最後一定會回到故鄉和老家的。但是你們，前綫的同志們，你們也願意回家嗎？我們能够對於你們的和我們家的命運漠不關心嗎？在這兒。我們已經十分明白：戈培爾關於所謂蘇聯俘虜營的慘狀的天大的謊話已被證明對於我們千百萬前綫同志是毫無用處的了。現在我們已經深信德國統帥部是欺騙了我們。（下接右下角）

應不惜任何犧牲 即時行動！

英人民要求迅速登陸作戰

【塔斯社倫敦二日電】英國社會人士與若干報紙都主張立即在歐洲開闢第二條戰綫。幾天前在倫敦特拉法爾格廣場上舉行的七萬人參加的會議中，曾要求更迅速的在歐洲開闢第二條戰綫。在會議上演說的人中，有全國鐵工聯合工會的主席濟森，及國會議員——自由黨議員紐柏玆、工黨議員浦立特、與波立特及其他人。演說者們都着重指出：第二條戰綫的建立，不僅援助蘇聯，而且是防衛英國所極其需要的，同時是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在會上演講的加拿大兵士說：我同全體士兵們都迫切的等待着第二條戰綫的開闢，並相信這是擊潰法西斯主義的捷徑。在女工馬達要的演說中稱，她在有一萬三千女工的工廠中工作，全體女工都一致的準備在西方開闢第二條戰綫而作任何的犧牲。當着要求立即開闢第二條戰綫的決議通過以後，大會主席及全體到會的人都同聲的說：不要顧慮耗力量，要同蘇聯人民一樣，準備着任何犧牲。該決議的結語稱：要在西方立即予敵人以打擊。工黨議員斯特拉鮑爾爵士七月廿七號在倫敦演說時稱：現在正是在西方予敵人以打擊的時候，並是立即在歐洲開闢第二條戰綫。工黨議員哈羅賓在全國民大會上演講時，要求立即開闢第二條戰綫。他指出：現在當德國軍隊還有第二、與第三條戰綫可以直接進攻英國的時候，是開闢第二條戰綫的最好的機會。新聞紀事晚報的政治觀察家康寧斯指出：英國已有大量的軍隊，而且還每天從美國方面得着增援，他又說：毫不足奇，英國官員所說的人民普遍要求行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論危險如何嚴重，任務如何困難，我們都必須要迅速的完成它。因爲再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獲得勝利。

【路透社倫敦二日電】今夜（星期日）英上院工黨議員領袖斯特拉鮑爵士在蘭開夏郡之華林敦演說謂：再遲一月在歐洲建立第二條戰綫或將過晚。他宣稱：「當德軍一意向伏爾加流域和高加索油田大進攻時，我們就應建立第二條戰綫」。他說：希特勒信任同盟國最高統帥部的過於小心和過於謹慎，因此他能得着擊潰紅軍的時間，而後回兵西向。轟炸德國並不能使得戰爭勝利。只有戰鬥始能獲得勝利。在敵人國土作戰總較在本國爲佳。

（上接左上角）

在東綫戰爭的初期，我們沒有被告訴過閃擊戰將在四個或六個星期就會結束嗎？我們沒有被告訴過，去年十月激烈的進攻要會決定戰鬥，將是最後的一擊嗎？我們可是被告訴過蘇聯的軍隊已經全軍覆沒，莫斯科同列寧格勒的大門已經大大的開着了，而在冬季到來以前戰爭就全部結束嗎？但是這些都被證明是滔天的撒謊。戰爭進行中的確切事實和這完全不同。蘇聯展開了攻勢而德軍却被迫退却。千百萬死在前綫的我們的同志們，他們的屍首堆滿了俄羅斯的原野。我們的所謂「英明領導機關」甚至不能供給軍隊以冬衣。於是又是關於休假同開除等新的謊言。現在正驅集你們投進新的進攻和走上死亡的道路。跨過前綫，穿過戰爭的喉舌，我們爲你們致辭並且警惕你們：不要再重複那些死去了的同志們的嚴重錯誤吧！不要相信那些謊言，那只有使你們走向非死不可的道路去的。我們說，所謂德國士兵爲德意志而犧牲生命是無恥謊言。千百萬德國士兵在前綫死亡，這決不是他們家庭的幸福。德國人民並不需要這次的對蘇戰爭，這是由一二萬上等分子，由克虜伯，洛西林，沃格勒蘭，儒基等等替其攫取鉅利的財閥們所策動的。這次戰爭是那些將軍們爲了得到新的勳章，新的土地，而用他們士兵們生命鮮血所一手包辦的罪行。這次戰爭在幕後是由納粹的老闆和黨衛隊的匪徒們所策劃的。

只要德國人民細心觀察一下，就可以明白戰爭帶給他們的只是痛苦、困難、憂患和死亡。你們已經被召集起來去流血，而這並不是爲了德國而是爲了德國財閥們的利益。說希特勒並無不勝，是謊話。德軍已以人力物力的龐大損失而被削弱了。如果甚至連軍火工人都被徵入伍，那末它還有什麼樣的勝利可以希望呢？就在你們的部隊裏這種軍火工人恐怕就不在少數。在俄羅斯度過冬天的人們是不能够做出多少事情來的。德軍統帥部或者是善於堆起一堆德國士兵的新屍首，但若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一九四二年決不是一九四一。要是說去年春天希特勒帶着新的兵力在他指揮之下，用突然攻擊的有利條件還可能得到決定勝利的話，那末今天他以動搖和消耗的軍隊那種機會就更加小了。現在在前綫，只有死亡才能解脫。希特勒已經下令準備在蘇聯進行第二次冬季戰鬥。這表示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這個夏天或秋天會得到勝利。他自己也承認：他不知道這次戰爭會帶給他些什麼。只是像一個瘋子一般他還是死拖着統治世界的狂妄思想。他已經成爲全世界數倍强盛於他的各國的公敵了，德國軍隊的冬天的災難已經預先決定了戰爭的結局。希特勒決不能勝利。他所能够希望的只是用德國人民的新的流血的代價去延遲他迅速的失敗而已。蘇英蘇美所締結的條約促成了大國的更强固的團結。歐洲第二條戰綫將在今年開闢。希特勒的失敗已是確定不移的了。我們向你們說：所謂希特勒的失敗就是德意志的覆亡這是謊話。這也無非是他們藉以使你們戰到最後一個德國兵的納粹卑鄙的詭計之一而已。德國人民願意停止這次戰爭及早結束。在這次希特勒及其幫兇所進行的無休止的痛苦戰爭中他們是一無所得的。希特勒驅策着德國走向失敗，並且只要希特勒政權存在一天戰爭總是無休止的。因此，希特勒必須趕掉，士兵們必須自己起來取而代之以和平的意旨。蘇聯已由他們的領袖斯大林宣佈：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目的是解放他們的祖國，並且他們並不垂涎外國的一寸土地。同樣的，蘇英美的確切地奠定了這樣的基礎：同盟國並無作領土擴大的野心，並且在推翻希特勒統治集團以後，他們也並不干涉德國的內政。蘇聯人民了解發動這次戰爭的並不是德國人民，而只是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及其朋黨被推翻了，我們就能够重新同蘇聯人民建立友好關係。我們代表成千成萬的俘虜向你們說：同志們，忠實於德意志人民這個名號吧！你們必須堅持正義的立場，而正義是爲了人民的共同福利。我們的國家不要我們死亡，我們在德國的家庭要我們活着和工作。同志們，拒絕作戰！不要讓你們自己捲入這次新的攻勢吧！那會引你們到死路上去的。不要射擊蘇聯的工人和農民，掉轉你們的武器對準你們的納粹長官！努力幫助儘速結束這次戰爭！

上述呼籲書全文在高聲歡呼及雷動的掌聲中全場一致舉手通過。

土前駐蘇大使逝世 英土進行商業談判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今夜（星期日）維希新聞通訊社訊稱：前土耳其駐莫斯科大使現被指定爲駐維希大使阿里哈德・阿克台於今日（星期日）在其宅邸逝世，按其情狀或係自殺。該消息繼稱：此悲劇之原因不明。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安哥拉訊：日來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不斷同英國商業家代加雷鴻訪問土總理，進行種種談判，商談英土商業之促進問題。

保軍運德

【路透社安哥拉一日電】星期六此間獲自巴爾幹可靠方面消息：保加利亞軍隊目下正運往德國，據稱保加利亞馬曳的炮兵，已可在布拉格及維也納間看到。滿載保加利亞兵士及裝備之軍車三列，最近向柏爾格來德駛去，但象信不至駛去太遠的。

巴黎槍聲

【路透社倫敦二日電】土倫無綫電今夜（星期日）稱：有一青年婦女在巴黎街上向包括七人之人羣開槍，其中法人和德國士兵各一名受傷。

【合衆社倫敦一日電】柏林訊：據德官方廣播電台廣播維希訊：貝當政府已下令禁止一切公共示威運動，凡攜有軍火及炸藥者將處死刑。

海上戰訊

加勒比海蘇商輪遇難 加反潛艇艦戰績卓著

【路透社華盛頓二日電】海軍部今日宣稱：蘇聯中型商輪一艘，於數週前在加勒比海被敵潛艇襲擊。遇救人員已抵東海岸之海港。

【路透社華盛頓卅一日電】今晚美國海軍部宣稱：懸掛着巴拿馬國旗的中等商船一艘，七月十八日在南美大西洋北部附近被魚雷擊沉。遇救者已在美國各海港口登陸。

【路透社紐約二日電】名爲「打擊者」之祕密反潛艇艦現在加拿大海軍中服務，已證明其實際作戰時之優越性。此類負有重責之船隻與三等炮艦密切合作，以保障自聖皮棲斯通達大洋之海道。敵人亦承認其爲第一流之護航艦艇。該艦機動性極大，並且有攻擊之配備，其速度亦高。第一艘服務之該艦在十個月內均在大洋上航行三萬浬，並曾在危險之環境中乘與敵交戰之際救出己方之船隻，而擊毀敵艦。惟詳細情形官方未予發表。

每一村莊每一城市 均已受命建强大堡壘

不惜任何犧牲挽救南綫危機的蘇統帥部意志，已化成紅軍將士之鐵的紀律了！

【路透社莫斯科三日電】沿蘇德全綫，德寇挾其強大裝甲部隊以俱來，遂有蘇軍統帥部在任何地點堅持抵抗的號召。不惜任何犧牲挽救南綫危機的蘇統帥部的意志，已化成紅軍全體將士之鐵的紀律了。高加索爲蘇聯人口最稠密地區之一，大草原的地形保有利於德軍裝甲師團的調動的，但每一村莊每一城市均已受命建立強大堡壘。德軍之企圖，不僅力求達到克拉斯諾達爾和邁科普油田，並希冀使薩爾斯克德軍和在頓河南齊姆蘭斯卡雅部隊會合。

【路透社莫斯科二日電】此間宣稱：「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南綫蘇軍並未繼續撤退」。但蘇軍能集結足够兵力或充分削弱德軍在該綫繼續進攻的徵候尚未見到。各處俱未被突破。僅僅是對德軍一再的進攻加以擊退，直至陣地不能再被防守或完全被壓倒後，隨即有秩序的撤防新陣地。現在薩爾斯克區進行的激戰，可知該鐵路不是全綫通車，而該綫是伏爾加河、裏海及北高加索供應庫班蘇軍重要的路綫。更向東方，齊姆蘭斯卡雅附近激戰進行，該處蘇軍之堅決抵抗，表示蘇方在該處集有重兵。如德軍能在此處突破，則德軍有向東北前進側擊斯大林格勒之危險，克利特斯卡雅方面所謂「河曲戰鬥」之激烈戰爭已進行一週，蘇方在此處有較佳之防衛，因該處有一帶山嶺，高約五百英尺，此山嶺控制週圍區域，妨礙坦克之行動，德坦克在山谷間被毀者甚多。德軍在此地之進攻乃意圖到達伏爾加河，街伏爾加被切斷，則南部蘇軍幾乎完全由主力及供應來源被切斷，而巴庫石油向北運之道路亦將斷絕，因此蘇軍在該區動員大批軍隊進行防衛該處陣地似像沃羅涅茲在戰爭開始以前的景況：納粹軍在一週以上的全力進攻後，不能完成期望中的突破，它們尚未抵達頓河，遑論渡河。雖然他們在頓河與沃羅涅茲城之間挺進，納粹的形勢頗爲薄弱，他們沒有達到目的，蘇軍在頓河西岸扼守橋頭堡壘數處。我們可以斷言，在相當時期內，戰鬥又將一觸即發。

太平洋戰爭以來 日航空母艦六艘被毀

【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自珍珠港事件以來，日航空母艦六艘可能被擊沉，兩艘受創。今日（星期六）軍事情報局宣佈了這些數目字。而由美海軍部加以證實。一月廿六日航空母艦一艘可能被美潛艇擊沉，另一航空母艦於二月十二日在馬紹爾與吉貝爾特群島附近擊沉。三月九日在珊瑚海大戰中美潛艇擊傷航空母艦一艘，五月七日至八日的公報稱航空母艦一艘被擊沉，一艘受創。六月初中途島戰鬥中航空母艦四艘被擊沉。

洪上明

一石

鋼和棉花碰在一起，是迸發不出火花來的。——在更大的困難前面「勇敢」才能現出它的可寶貴的特殊性質來。洪上明就是具有這種勇敢特性善於鑽困難的空子的一個人。

有些人常常把勇敢了解爲只是那麼「一股勁兒」，這是錯誤的。勇敢是和機智分不開的。但仔細分析洪上明的性格，要找出它到底具有那幾種特點來，也不容易。要他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他常常說：「「先瞄準，然後發槍」，或是「緊對着敵人的腦殼或胸口，你就發槍」，這是差不多的意義。這算什麼經驗教訓呢？但實在說，這也是最好的一種說法。在敵人的面前，他的全部精神和生命，都集中在「克制」的意義上，此外沒有任何多餘的想頭。

在三月底，他又走下敵佔區去。

在洪上明的戰鬥動作中，常常含有一種頗大的頑皮性，但這決不是如像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調皮或詼諧的運用。他所面對的困難，是極端嚴肅的，但如果說事物或過程的本身已含有一種矛盾的話，那麼這種矛盾就允許了他的這種戰鬥的頑皮性的存在。

在敵佔區，敵人到處築碉堡。在洪上明去的這個地區，敵人的碉堡格外多。今天敵佔區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奇異的一種狀態。那些凸現在地面上的碉堡和凹陷到地下的溝使人聯想到：如果敵人有那麼多的力量能夠建造起更高更長的障壁來把敵佔區整個圍住蓋着，不讓一種政治和軍事勢力來搖撼它，甚至不讓空氣透進到裏面去。——那麼它準會那樣幹。除去這種物質的網子以外，敵人也到處撒下人的網子。敵人在使用着一切最惡毒兇狠的辦法，在這樣的地區活動，誰都不能否認所存在的困難，不能鄙視敵人那種骨髓裏發出來的兇狠。

但在這種嚴重的困難與兇狠的外貌底下，如果一旦那些人的網子不起敵人所期望的作用，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以致那些碉堡和路溝都變成廢物，那麼豈不構成一種最可笑的事實嗎？在這種場合就容許了洪上明的那種戰鬥的頑皮性的發揮。

敵佔區的夜現得分外的陰沉森嚴。在這樣的夜裏有兩種力量在巡行着。在大雷雨的暗夜裏，我們常常看到閃電穿過層層黑雲。在敵佔區人民的心靈上，這時也正進行着同樣的景象。有些村莊從小窗透出的燈光裏，傳出女人們淒厲的叫喊，有些村莊的灶火旁邊，人們以感激的聲音在呼喚

「老洪！」

五里路有一個碉堡，兩個碉堡當中，敵人放下兩個或三個崗哨。（偽自衛團）到處密佈着這樣的崗哨，到處有時起時滅的火光。但這一切，都給了洪上明和他的隊伍在行動上以最大的便利。那一種動作是表示敵人出動，那一種是表示沒有敵人，那一種又是表示敵人走到那裏，——這些都像洪上明自己派出去的偵察一樣，告訴得明明白白。

「我知道你們是八路軍，喂，向那裏跑？」偽軍們在碉堡上面這樣大聲的嚇唬。

就在這個門樓旁邊的村子裏，他們歇下來，打火吃飯。

「喂……喂……」偽軍們在碉堡上喊。

「噢……噢……」偽村長在洪上明的身旁回答。

「八路軍走了沒有？」

「走了，沒事啦！」

在這樣的呼應下面，洪上明和他的伙伴們，放心地吃飯，談話，進行工作。

敵人本身，永遠存在着一些無法解除的矛盾，洪上明總是能抓住敵人的這些矛盾，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敵人的空子。

人們常說的話，往往具有正相反的暗示。譬如說「我不怕！」這個人或者就是最「怕」的一個。在戰鬥行爲應具備的一些德性上，洪上明不常表示自己的意見，他不大說什麼話。他和那些「嘩啦嘩啦」剌剌不休派完全相反的，「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他的一種缺點。但在最緊要的關頭，他就閃出鷹一樣的眼睛來。

在他們這次活動的最後一次戰鬥中，他和身旁的一個通訊員遇到了超過他們二十倍的敵人，殘廢了一隻最有用的手，不能打槍。在戰鬥的這種場合中——遭遇，突襲……等生死即刻判明的關頭下，每個人生命中的第一個表現，是有各種不同的：恐懼、退縮、動搖、畏葸，或者是經過一種強力的克制，或者是勇往直前的攻擊，或者是向着勝利的機智的閃爍——正視這樣的瞬間，來嚴格的分析自己，這是很有用的。

「死拚吧！」有許多人在這時恐怕就要作這樣的打算（因爲以退避來保全自己的可能已經很少）。但在當時情況中，有比死拚具有更高價值與積極意義的一條道路，洪上明在一瞬間就很敏捷地抓住了這條道路。

當時的整個情形是這樣的：村西山坡上有敵人的一個碉堡，他們一部人在監視着，另一部份就進到村裏去捉那幾個敵人的工程師（這是將在平原上計劃開鑿三十餘丈寬的大溝一些的遺孽人）。村東就只放了一個監視哨，洪上明來察看這個崗哨，就遇到敵人。他兩人以外，再沒有任何能立刻來援助他們的武裝力量，而且這時全部工作任務的完成，就靠他們兩人能否阻止住全部敵人，還不但是他們兩個人的安危問題。

夜很黑，發覺敵人時已相隔只幾步遠了。最前面的是幾個肩木槍的偽自衛團員。後面是偽軍，他們這時正在扳槍機，且大聲喊問：

『我們是八路軍，你們後面有鬼子沒有？』洪上明反問他們。

「沒有！……」

「好，兄弟們不要動！我們是自己人，都是中國人。……」通訊員告訴兩面的同志們不要打槍！」他又轉向偽軍：『我們這裏隊伍很多，有任務，不打你們，你們槍上肩！』他幾乎是用命令的口吻。

「是，是！」偽軍們重又把槍背上，但又向前走。

「你們上那兒去？」

「和碉樓上取聯絡去……」

「不要向前去，對你們沒有好處。向後轉！……」

「是，是！」有些偽軍把帽子脫下來鞠躬了。

後面還不是沒有敵人，這時已經佈置開，而且大聲喊那些偽軍：「開路，開路！」。（走開的意思）。

隨着村內第一顆手榴彈的爆炸，敵人也就發槍了，這時偽軍都已跑散，洪上明和通訊員也已經安全的轉移開。於是兩方面對射起來，這對射的兩方，一方面是敵人（碉樓上的），另一方面也是敵人（村東首的）。而兩方面射擊的對象，都是假想中的八路軍。猛然的對打，繼續了整整將及一個小時，火力都很旺盛，誰也不敢靠近。洪上明他們把任務完成了，槍聲也稀疎下來，看樣子就要停止。他一方面爲了自己的隊伍能更安全的走遠，一方面也是爲了助長這一齣滑稽劇，就又派出兩個人去，分頭在村東面和碉堡跟前，擲出幾顆手榴彈。於是猛烈的對射又繼續下來。

「噢……噢……」碉堡上呼。

「噢……噢……」村東首應。

碉堡上有人下來了，村東首的敵人也靠近前去，看看這場誤會就要解除，但不知怎麼，兩方面的口令不對念，於是一聲槍彈過去，碉堡走下來的人中倒了一個。（事後知道他是自衛團的團長）後來才正式開幕。

我看到洪上明同志，是在這次戰鬥過後不久。他的身體很粗壯，具有一般貧農的樸直氣質。他休息下來常常和孩子們在一起，但和孩子們周旋他總是居於失敗的地位。他所活動的這個地區，從去秋以來，困難條件是空前增加了，在××幾個區，一百八十個村子中，有敵人的四十一個碉堡，十三個據點，有一個區域多個村子就有敵人的一個碉堡。在近半年的鬥爭過程中，類似上面的事情他謀了很多。但鬥爭的勝利，以及敵人到處暴露的蠢笨的弱點，他不怎麼感到興奮和重視。他知道敵佔區人民的痛苦最深切。××一帶每一家所遭受的他都知道的很清楚。他的全部生活是經過極深重的痛苦和艱苦的鍛鍊的，這就是他具有的那種可寶貴的戰鬥特性的基礎。從他所談到的，自去秋以來在敵佔區的鬥爭過程中，看得出他已積蓄了多麼豐富的嶄新的鬥爭經驗，在鬥爭的新階段新形式中，他是工作得很好的一個新型戰士。在一種巨大的困難的背景上面，他所具有的那種戰鬥特性——人們叫做勇敢的——顯得光輝燦爛。是的，敵佔區的人民都要洪上明同志！

一九四二、四、二十

兩個幼小的生靈

——北中國斷片之一

韋明

一個微弱無力的孩子哭聲，尖厲的透過了火器的叫囂的，針樣的刺激着團長的神經，他詫異地豎起了耳朵，仔細一聽，確實是孩子在哭着。於是顧盼着四周，問：

「那裏來的孩子？」

「在牆外邊，一個小日本。」

那個圓臉的偵察員這樣回答。他穿着一條玄色的褂褲，一支「匣子」，插在他腰際的藍布大包上。

「把她抱來！」

「管她呢，一個受傷快死的小鬼子！」

偵察員還是瞪着，沒有動。棕紅色的臉上，狡黠的笑着。團長也笑了，但是接着就加重了語氣，命令說：

「去，馬上就去！」

偵察員走了。不久，他嚷着：「那個女鬼子還抱着她呢。」他抱來了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孩。白胖的臉上，黃頭髮上，花衣服上……塗滿了泥和血。她的身上，發散着一股濃重的血腥味。團長從偵察員的手裏接過來，愛撫地用手整理着她那被血塊凝住了的頭髮。那個小孩在團長的溫暖的胸懷裏，不再哭了。吸動着小嘴，那雙肥得看不見骨頭的小手，揉着眼睛。慢慢的，人們圍攏來了，把團長和小孩圍在中心。

「團長，她要吃奶呢！」一個小鬼扮着鬼臉這樣說。

團長瞪了他一眼，說：

「去把衛生員找來！」

這時，配合戰鬥的民兵咕嚕着。他們想起了被燒的家，想到了被鬼子害了的妻子和兒女，於是帶着仇恨的話句，像熱鍋裏煮煎的蠶豆一樣爆響了：

「鬼子殺了咱們多少小孩，讓她幹啥！」

「摜死她算了！！」

「……………!!」

團長還是抱着，像抱自己心愛的兒子一樣。衛生員來了，在團長的手裏給她敷了藥，一條雪白的綳帶，纏上了她那肥短的小腿。

「沒奶吃終是要死的！」又是一個憤然的語句。

團長微笑着，把孩子平放到一條攤開的棉被上，就與這些民兵扯起來了。扯得很遠，最後他說：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是日本法西斯！這個孩子有什麼罪呢？」

這時候，另一個連上又送來了一個六七歲的女孩子。身子很瘦小，那雙像星星一樣的眸子，驚愕地盯視着每一個人。團長把她拉過來，摸摸她的小腦袋，柔聲的說：

「乖乖的，坐吧。」

她不懂，陌生的楞望着團長。她那幼小的心裏，大概在想，這個面善的人是幹啥的呢？突然，她看到了那個嬰孩了，「妹妹，妹妹！」用日語這樣叫着，她也撲倒在被子上了。眼眶裏流出了晶瑩的淚珠。

這兩個幼小的生靈，都是火車站長加藤的女兒。第二天清晨，她們浴着溫暖的陽光，在兩個八路軍的戰士護送下，離開了正在戰鬥着的火綫。

奶媽已經在等待她們了。在一個寬敞的院子裏，×司令慈愛地抱起了妹妹，把她舉起來，好一會，才交還給奶媽。之後，他又把姊姊拉到自己的懷裏，熱愛的輕撫着她的黃色柔髮，和善的問她：

「怕不怕？」

她搖搖頭，兩隻可愛的眼睛，除了閃射着新奇與陌生的光芒以外，沒有一些不安。一晝夜的相處，她已經消失了對八路軍的恐懼。

×司令遞給她一杯熱騰騰的冒着蒸氣的牛乳。她一匙一匙的飲着，嘴角上溢出了心底的笑。現在，她已經遠離了死亡綫，在熱和愛的蔭育下，過着牛乳一樣甜蜜的生活了。

下午，一個老鄉扭着她們。送回到井陘城裏的敵人那邊去。並且帶去了×司令的一封親筆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

「……其母不幸死於炮火中，其父於礦井着火時受重傷，經我軍救治無效，亦不幸殞命，餘此伶仃孤苦之幼女，經我軍收容養育後，茲特着人送還，請轉交其親屬撫養，幸勿使此輩無辜幼女，淪落異域，葬身溝壑……」

在離開八路軍的防地時，妹妹在一大堆的梨，牛乳罐頭中間睡熟了，姊姊的眼眶裏卻飽含着晶瑩的淚珠。她不願意離開八路軍嗎？還是爲着未來的渺茫的生活哀愁呢？淚珠一顆一顆的從她臉頰上滾下來了。這兩個幼小的生靈啊！

夜

厂民

夜
跋涉了一天
又從漠野的邊境跨進來了。

牠躡手躡腳地走來
把我強摟入牠的懷裏，
牠的胸膛是汚黑的
汚黑而又冰一樣寒冷，
牠摟得我那麼緊
以致我的呼吸都感到急迫。

雖然我關在低矮的土房裏
我的眼睛卻始終睜大的，
向着北方的夜空
我在尋覓那顆發亮的星星，
而穿過不諧和的夜風
我的耳朵也正諦聽着
馬兒在平野上嚼草的聲音
和牠們盼望天亮的呼嘯呢！

在窗外的草地裏，
不安地踢着蹄子的
是我的五月花似的棗騮馬，
我知道
牠不慣於夜的沉壓
她急想載負着我
向曠莽的草原的黎明飛馳……

一九四一、冬日。

臘月二十一

狄耕

一

臘月二十一，上山村逢集的日子。

清晨，太陽剛從東邊的太岳山脈的山頭上，露出「紅臉」的時候，汾水西岸，通達上山村的道路上，便蠕動起一些小販們的身影。

大廟——村公所門前的廣場上，已經有了幾個從山上下來的趕集的人。他們牽着毛驢的，揹着口袋的，把雙手縮在袖管裏，用尋覓的眼光巡視着兩旁的雜貨攤。這時候，小販到的還是很少，有的剛剛支起擺設貨物的木架子，有的剛剛放下了扁担，只是一兩個賣「老糖」的，一下一下地拉着風箱，在注視着鍋裏冒出來的熱氣。

村公所裏，村長紀有康老早地便從熱被窩裏爬起來了。他不是因爲逢集的日子特別興奮，而是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擾得睡不着覺。他担心着昨天下午劉副官的話，也忘不了那張討債人似的嚴厲的面孔。他知道劉副官辦的是「公事」，動員新戰士還不是爲了抗日救國，但是他爲難，他實實在在是辦不到。村裏的青年壯丁，已經動員過四五次了，剩下的還得支應着日本人的修路的差事，而且大家還要過一個團圓年。十五個的數目不算太大，不過，他想，就是打一個對折也辦不到。何況限定期限要今天上午交齊！

「這真是……這真是……」他急躁地想着，順手撥起來他的水煙袋，把紙枚兒往炭火盆裏一觸，才覺出這裏邊還沒生火呢。於是，他賭氣地把水煙袋往桌子上一放，大聲的喊道：「小六兒！你個娘的睡死啊？生火來！」

他站起來，在地上來回地轉着。他想，他這個村長眞沒法幹，要應付日本人，也要應付抗日的人，常挨雙方的巴掌，日本人常說他「你的，壞了壞了的，你幫忙中國兵」，而中國兵呢，又常說他是漢奸！

「娘賣的，我這個村長，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雖然他常常對人這樣發牢騷，雖然他曾經辭過幾次職，可是兩方面都不答應。縣政府把他的呈文批駁了，呈文後面照例是「礙難照准」四個字，而日本人的話卻來得個痛快：「不幹地不行！」

他又不能棄職逃走，他還有家，家裏有五六口人。

他在地上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心裏紛亂。他在玻璃窗邊把腳步停下，用發紅的眼睛無聊地往外望着。對面是「民族革命小學校」的木牌，冷清清地立在那裏；因爲放年假的原故，課堂裏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校長（兼任教員和校役）紀永泰是他的姪子，這時正對着初昇的陽光在作柔軟體操。他不知爲什麼越看越不高興，用手把玻璃敲了一下說：

「永泰！你別下這個洋操好不好？你也不嫌麻煩！」

一切他都覺得可厭，就是他平日最欣賞的，掛在牆上的山水畫，也彷彿變了顏色了。

二

他剛端起飯碗，門外走進來兩個人。頭一個是劉副官，四十來歲，穿着一件發亮的黑棉袍；後邊是他的勤務兵，二十一二，拿一塊白毛巾包着頭。紀有康趕快地放下了飯碗，一口氣地說：「劉副官上炕吃飯，小六兒！到集上割半斤羊肉去，再打半斤酒，來，上炕！」

劉副官似理沒理地看了他一眼，慢吞吞地坐在辦公桌旁的椅子上，用手從桌上的鉛筆盒裏抽出來一支紙煙，在桌面上磕了兩磕，然後又慢吞吞地把紙煙伸向炭火裏去，拉出來猛吸了兩口，在煙霧裏道：「第十五個——」

「先吃飯，」紀有康打斷了他的話。「什麼事也得吃飽了再說，來，上來！」

實際上，紀有康一口也吃不下去，他幾次把飯碗舉到嘴邊又放下去了。他心裏在計劃着用什麼話來搪塞劉副官。「那是，」他心裏說。「抗日救國，自然要新兵，可是咱村裏——」他想不下去了，這都是沒用的話，昨天已經和劉副官講過了三四遍。「現在快過年了，」他心裏又說。「誰家還不想過個團圓年，等到——」有什麼用呢？不是也說過三四遍了嗎？

門一開，又進來兩個人。看樣子是走過一段很長的路，兩個人的肩上都落滿了塵土。紀有康在內心裏打了一個寒噤，他想，糟了，今天大概又要出「嘮叨」。頭一個是縣政府的一科長，是自己的直接上司，別看他年輕，自己卻領教過這青年科長的軟硬兼施的手段；第二個是出名的「笑面虎」的賈巡官，名之爲「笑面虎」，他的爲人自然可知。他慌亂地在炕上站了起來，勉強地笑着說：「你看，科長親自下來了，快上炕，吃飯，小六兒，再割一斤肉去，一斤酒，快！」

一科長搖了搖頭，疲勞地坐了剛才劉副官坐的那把椅子上，用詢問的眼光望着劉副官。

「都不是外人，這位是三十四軍的劉副官，這是我們的張科長，這位是公安局的賈巡官。上來……上來科長，你這個死娃！……小六兒，喝熱酒。」

一科長又搖了搖頭，提起棉袍的前襟來打了半天腳，然後微笑着說：「我們剛吃過飯。」

屋子裏沉默了一下，從窗外送進來各種的叫賣聲音。

「今天到此，非爲別故，」笑面虎笑着。「你給縣政府搞五大石麥子，好過年。」

「五大石？」紀有康幾乎叫了起來。「今年的麥……」

「我們並不急，」一科長補充着。「稍微有辦法，我還不至於親自下來。既然下來，你就可以想到情形的嚴重。」

「我知道，科長親自下來那一定是……可是……」他說不下去了，掏出手巾來擦了一下汗。

「上山村可是出麥的地方呀，」賈巡官向着一科長擠了擠眼。「別的不講，就憑科長和我這兩個人，五大石，值不值？」

紀有康用手搔着光頭，猛然從炕上跳下來，把一科長拉了一把道：「我和科長到外邊去說幾句話。」

走出廟門，集場上正是熱鬧着。近千的人頭在空中攢動，一些紅紅綠綠的「神紙」在微風裏響着，偶而從一個角落裏響起試放的爆竹聲。賣菜蔬的小車旁圍滿着許多人，幾支粗大的秤桿在半空裏挑來挑去，各色的洋布鋪滿了一地，那些懸在架子上的紅肉，那些堆了一板的香燭……小孩的玩具……人聲像沸騰的水，起落着。

紀有康的耳朵裏彷彿雷鳴，他的心更加紛亂了。他把一科長拉到了牆邊，搔着禿頭道：「科長！你家看，屋子裏的那個劉副官，今天上午就要十五個新戰士……你家又是五大石麥……叫我……我……咱村裏實在……」

「不算多，」一科長仍是微笑着說。「我決不會使你爲難的。」

「可是……可是……你家可憐可憐……」

微笑在一科長的臉上消逝了。他皺着眉頭說：「你也得可憐可憐我呀，三十多里路，冒着險來到游擊區，如果空手而回，你難道不知道縣長的脾氣？況且，這是公事，你明白啦？」拍了他一掌，一科長轉回去了。

紀有康正想追上去，但當他看見從集場裏向他走來一個人的時候，便很快地止住了腳步。那個人推着一輛腳踏車，歪戴着黑色呢帽，耳邊上戴着一對用貓尾巴作的「耳套」，脖子上吊着一雙皮手套。紀有康偷着向廟裏張望了一眼，急步地迎了前去，對那個人眨眨眼說：「咱走。」

他倆穿行着人羣，一邊走一邊低談着。他倆在集場外邊的一個羊肉攤子的旁邊蹲了一下來，低低地互相商量着什麼。最後那個人顯然地有些不耐煩，扶起了放在地下的車子，左腳踏着踏板說：「辦不辦隨你，日本人的脾氣你可知道。三天以裏送不到四十個人，日本人可就要沿家抓人，[illegible]。」話沒說完，把皮手套戴到手上，一提腿跨上坐位，他飛走了。

紀有康像一根電綫桿子直立在那裏，他心裏覺得一陣無涯的煩惱。他嗅到了新年的氣味，那焚燒着的香的煙，飄蕩着的爆竹的火藥味……穿着紅紅綠綠的小腳的女人……掛在驢背上的羊肉……「人家都預備過年了，」他悵悵地想。「又是今天……五大石麥子……十五個新戰士……四十個修造的……還有……姐奮的！」

「村長，村長！」小六兒從人羣里鑽了出來，氣嘔嘔地對他道，「回走，家里又有一個人找你。」

三

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穿着一身黑色的學生裝，正站在屋子當中的地上，揮動着右臂和一科長講話。一見紀有康進來，立刻轉過臉來對他道：「這位就是村長吧？……我代表全中國的抗戰將士，來向你行一個最敬禮。我是犧盟會的，今天是因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來和你談。村長，快過年了，你們都在歡天喜地地在準備着過年；但是，在前方，在火綫上，我們的三百萬同胞還在敵人的飛機大炮下流着血。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爲了中華民族的存亡——」

「別說啊，」紀有康哭喪着臉。「要什麼，說直話，越多我越糊塗。」

「一百雙棉鞋。村長同志。」青年人微一停頓，接着又揮動着右臂道。「一百雙。敬愛的村長同志，這些鞋不是我們穿，是送給前方戰士的。現在雁門關外的雪地上，我們英勇的——」

「不要再說，我明白啦，一百雙棉鞋不是？」他拭着汗水坐到炕沿上，端起茶壺來又放下，拿起水煙袋來又放下。他的額上的血管澎脹着，兩隻發紅的眼睛閉起來了。兩分鐘後，他猛地張開了眼睛道。「你家看看，這屋裏的人……這不是劉副官？今天下午要十五個人，這是張科長：要五大石麥子，你又是一百雙鞋，還有……我辦不到這些，我不能讓老百姓去上吊！…槍崩了我也辦不到！我是中國人，我知道國家的難處，可是…你們也得想想我家的難處…劉副官你先回去，過了正月十五再說，張科長你也先回去，過幾天給你送一大石去，誰就誤不了過年，鞋呀，咱們先別說數目，收起幾雙算幾雙…」

「敬愛的村長同志，這樣就未免——」

「不行！」劉副官厲聲地說。「少一個也不行，多一天也不行，我早就知道，你給日本人派差事可不推辭，現在——不行！」

「不行，隨便吧。」紀有康把頭貼在牆上，閉起眼睛來說。「我一個人，反正也過不好年啦，隨便……」

「帶着他走！」劉副官大聲咆哮着。「你跟我放賴？張德貴，綁起他來，這是個漢奸！」

「不要發脾氣，同志。」賈巡官阻攔着。「你把他拉走，村里的事誰來辦呢？有事大家慢慢商量，他也有他的難處……」

「不行，張德貴，綁起他來！」

「慢一些，」一科長扳起面孔道。「無論如何，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員，你們不應該這樣，照手續，要通過縣政府。」

「我不管，」劉副官跳了起來。「他是漢奸，我要辦漢奸！」

「對，對……我是漢奸……」紀有康顫着嘴唇說。

「同志們，同志們！」那個青年人站在炕上，揮動着右臂說。「千萬不要發生內部矛盾。看看吧，敵人的刺刀距離着我們的胸前不遠，我們應該互相諒解，我們要團結起來！」

「我不管，」劉副官固執地叫。「他是漢奸，帶着他走。」

「但是，你必須通過縣政府。」

「有事兒慢慢商量，他也有他的難處……」

「同志們，同志們，我們不應該再鬧意氣之爭。十年內戰的教訓還不夠麼？大家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應該堅持統一戰綫，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紀有康一個字也聽不清，耳朵里只覺得嗡嗡亂響。這時集場里的人聲也高漲着，一陣一陣地從窗外湧了進來。突然，校長紀永泰拿着一張寫對聯用的紅紙，從門外跑進來說：「那日本隊伍來啦！」

像獵人在樹林里放了一槍，嚇叫着的鳥聲立刻寂然了。

青年人從炕上跳下，一把拉住了紀有康說：「村長同志，敵人來了，請你念在都是中國人的分上……」

劉副官的臉色變白了，回頭命令着張德貴道：「走！」

「走不得！」紀有康如夢初醒地叫着。「走不得。日本人一來就先包圍村子，你們出去，就是找死……」他說着忙從褥子底下拉出一包敵人的宣傳品，慌亂地用漿糊貼到牆上，然後給了每人一張「良民證」，略一思索，一口氣地道。「劉副官進廚房作飯去，張德貴去担水，扁担在廚房里，井就在門外……這個犧盟會的同志，坐到桌子旁邊去給我寫賬！」他一眼落到了紀永泰的臉上，跺着腳說。「你個姐奮的，死啊？還不快給我翻牌子去！」

廟外的聲音忽然寂靜下來，屋里的人幾乎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紀有康搔了搔光頭，對一科長說：「大概快來啦，走，我家外邊趕集去！」

他們走了出來。「民族革命小學校」的牌子，已經換成了「新民小學校」。